

沙普利斯引咎责躬

侯美玲

卡尔·巴里·沙普利斯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,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。他先后获得斯坦福大学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,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助理教授,从事核磁共振研究。

1970年的一天,沙普利斯在实验室熬了一个通宵,直到凌晨,工作才告一段落。他像往常一样脱去实验服,清洁双手,去掉护目镜,然后穿上外套准备回家休息。走到门口时,他无意中看到仍有几位同事在忙碌,又返身走进实验室。在一个工作台前,他看到一名研究生正在用火焰封装核磁管,在此之前从没有人用明火封装过核磁管,那名学生的做法让他感到很好奇,忍不住从学生手里接过核磁管,拿到灯下观察其变化。不幸的是,核磁管内封装的氮气受热发生爆炸,飞溅的玻璃碎片刺伤了他的眼睛,最终造成一只眼睛永久性失明。

事故发生后,违规操作的学生一再向沙普利斯道歉,承认自己操作失误,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。但是,沙普利斯并没有责怪学生,反而说:“我也有错,我没有遵守实验室操作规程,不应该在没有佩戴防护镜的情况下参与实验过程。因此我也有责任。”

康复后,沙普利斯将事故经过写成《过去的警示故事》一文,在课堂上分享给新同学,提醒大家务必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,佩戴好安全防护镜。后来,在征得沙普利斯的同意后,麻省理工学院将这篇文章放在学校官网上,以便全体师生随时可以浏览阅读,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。

被核磁管炸伤了眼睛的沙普利斯没有怨天尤人,而是引咎责躬,对自己的过失认真检讨,甚至公之于世。他做的是用血的教训唤起每名师生的安全意识。



朋友是乡间草台班子的“班主”,长年带着剧组在外奔波。每到一处演出,他们都需得住几天。由于演出地点大都在乡镇或县城,旅馆很简陋。朋友每次出行都会自备几条自己喜欢的被罩、床单。一住进去,她便换上自带的床品,还会拿出小音箱播放喜欢的乐曲。再放几个全家福、演出照、老家的房屋等相片摆件,同时点燃香薰……一番精心布置后,房间瞬间变得温馨起来,有了家一样的亮色。她的心情也随之变好:观众给不给掌声,懂不懂得欣赏,她都能接受。

之前有位邻居在一家超市做理货员,因要接济乡下的父母和弟弟,经济上常捉襟见肘。但她有个雷打不动的爱好,就是总往家里买鲜花,月季、百合、玫瑰、康乃馨……一年四季,生活里日日都有花香。她说,每天回家看到那些美丽的鲜花,闻着花的芳香,疲惫便瞬间消失,面对各种烦心的事情,也能保持情绪稳定。她的理由是,看着那么美好的鲜花,自己的言谈举止自然而然就文雅了。心存喜悦,遇事也就心平气和了许多。

美化日子

夏生荷

受她们影响,我也在试着改变自己。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经常乘坐高铁出差。以前外出时总是忙忙乱乱,逼着自己车上工作,连水都很少喝。而现在,我会随身带个精致的茶叶罐和漂亮的茶杯,在高铁落座之后,沏一杯茶慢慢地品味,看窗外一幕幕流动的风景,眼里和心中都装着喜悦和期待。

那样的时刻是放空的、闲适的。我知道不久后走出车站,就要立即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,喘着气向前奔跑。所以必须给自己一个可以从容、优雅的机会,主动美化日子和生活,就像我的朋友和邻居那样。

人到中年,上有老下有小,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,身体状况也在下滑,日子不免混乱、疲惫、邋遢、油腻。在生活的色调里,美已无处可寻。是抱怨、发泄各种不满,弄出一副活得灰头土脸的不堪模样,还是主动去改变生活的色调,优化自己从而变得美好、有精气神呢? 优劣不言而喻。

中年该活成什么样子,日子要不要去美化,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自己。中年亦有美,关键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寻。

念的影子也模糊不清了。现实中的自己,经常丢三落四,经常把生活弄得慌里慌张,恨自己的无用,感叹日月的无情。

终于熬到了孙儿上小学,不再像以前那般辛苦了。生物钟又一次被打破,闲散的时光多了起来,却不知自己该干什么了,呆坐放空的时间多了起来,心劲儿早就磨平了,如河滩上一片又一片光溜溜的石头。认命服老,在无尽的思绪里回想年轻的自己,一遍又一遍,不知不觉间,嘴角微微翘起,那是对青春美好的追忆。

日子不咸不淡地流着,草木枯了又荣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你对日子的想法变成了一日三餐,以及纠缠不清的回忆。有时候,也盼着周末,儿女带着隔辈人来——但无论希望是充盈还是亏空,过的都是“平安是福”的素常日子了。

也许又是某一天,身体突然不适,救护车鸣叫着冲到楼下,把你急火火地拉走——以后,也许你会走回家,又或许再也走不回来。生离死别皆为日常。悲悲喜喜一阵风一样过去了。日子还是那个日子,仍是你的,或者再与你无关。

众人重复着你曾经重复的日月,一晃就是一辈子。

家教

魏东侠

苏东坡幼年时,母亲教他读《后汉书》中的《范滂传》。故事说的是后汉时期政权落入阉宦之手,百姓苦不堪言,一群儒生冒死反抗。其中一个勇敢青年就是范滂。

范滂不怕死,却怕连累母

亲。母亲对范滂说:“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,死亦何恨!”

苏东坡听完问母亲:“我长大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,您愿不愿意?”母亲答:“你若能做范滂,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?”



●百草原 树荫 于昌伟

树荫,就是我最好的空调。

士人痛定思痛,群趋日本学习,秋瑾亦来到日本。她自费留学东洋,非一般为人母、为人妻者能够轻易做得到。徐锡麟、冯自由、陈天华等革命者的介入,对秋瑾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。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革命团队里,她特立独行的姿态,自然吸引着很多男人的目光。在日本留学时,她的演讲颇受欢迎,鲁迅等官派留学生也常去听她的革命演讲,并渴望成为她那样“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”的英雄。

秋瑾就义以后,鲁迅曾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写到她。无论是《药》里的夏瑜

形象,还是在杂文里直接提到秋瑾,鲁迅的缅怀之情都溢于字里行间。鲁迅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,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女性从事革命的艰难与不易。

与秋瑾的死紧密相连的人是徐锡麟。史料记载:秋瑾曾与徐锡麟相约在浙、皖两地同时举义,结果是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身亡。7月10日,秋瑾得到此消息后,拒绝离开绍兴,乃从容就义。

星期文库

“旧梦重拾”之五

六十遐想

石钟山

想到了孙子或孙女,孩子刚出生不久,还没到上幼儿园的年龄,正是缺人手带孩子的阶段。你本想一口回绝,可想到了自己刚生儿女时的种种难处,还有那段日子的焦头烂额,特别是抬眼看到孩子那张憔悴的脸时,就不由得满口答应了。

自此,你便与孙子或孙女相伴了。在童真面前,你暂时忘了苦和累,生物钟随着孩子再一次调整。望着一天天长大、懂事的第三代,你的心里就充满了某种渴望,

来回穿越,想到了自己的童年,更多时候,想到了自己儿女的成长时光。那时,日子重复着、劳累着,似乎在遥远的尽头,有一缕曙光照射进来,每个细胞都是妥帖的。

孩子再大一点,进了幼儿园,儿女要上班,要奔生活,行行业业竞争激烈,不敢懈怠半分,接送孙子或孙女去幼儿园的任务,你又当仁不让地接受下来。生物钟又一次调整,看着时间出门,风里雨里,等待孩子的一张笑脸。

两个月。犹豫再三,我还是拨通了肇大爷家的电话,是他爱人接的电话。自报家门后,我表达了对肇大爷的问候。他爱人犹豫了一下,说,他挺好,就是出门时间少了,说完就挂了电话。从他爱人的话语里,我听出了一丝忧郁和无奈,由此判断肇大爷可能遇到情况了。

一晃春节到了,我外出经过肇大爷家楼下,看到他家的阳台窗户上贴着好几个吊钱儿,很是喜庆。以往每年除夕,我都给肇大爷打电话拜年,但这一次却没打。我知道,肇大爷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,不愿把柔弱的一面向朋友展示。

有时候,问候是对朋友的尊重;有时候,不打扰也是对朋友的尊重。

的作者——秋瑾。后来,我在课本上读到了秋瑾的《对酒》:不惜千金买宝刀,貂裘换酒也堪豪。一腔热血动乾坤,洒去犹能化碧涛。那时,我读后只觉很怪异,女人怎么会比男人更男人呢? 这样的豪情,在唐诗里大概只有李白能与之匹敌。再后来,读到《秋瑾传》,才明白诗里藏着同志谊与革命情,与一个纷乱的时代相关。

秋瑾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,嫁入夫家后,在夫家读书,曾与唐群英、葛健豪往来,“或饮酒赋诗,或对月抚琴,或下棋谈心,十分密切”,三人有“潇湘三女杰”的美誉。甲午海战失败后,中国

尊重

孙学性

我与肇大爷一起走步晨练十几年了。肇大爷81岁,他家兄弟姐妹7人,父亲去世早,母亲没工作,两个姐姐嫁到外地。他为了尽快挑起赡养母亲、抚养4个弟妹妹的生活重担,放弃了上高中,改上铁路学校,毕业后分到铁路机务段工作。先当司炉,后当司机,一干就是几十年。肇大爷七十多岁时小腿不慎骨折,他带着钢钉锻炼走路,很快恢复如初,坚强的毅力叫人佩服。

从前年开始,我跟友人学习八段锦,暂时与肇大爷分开晨练,暂时与肇大爷分开晨练,让我总惦记着他,偶尔早上也会在路边等到他,一起走步聊天。去年4月开始,我一直没见到肇大爷,一晃就是

岑寂的旧梦

黄涌

少年时代,喜欢读诗,尤喜吟诵豪放词。苏轼以降的词人作品读过不少,但真正使我一读而不能忘的是这首《鹧鸪天》:祖国沉沦感不禁,闲来海外觅知音。金瓯已缺总须补,为国牺牲敢惜身! 嗟险阻,叹飘零。关山万里作雄行。休言女子非英物,夜夜龙泉壁上鸣。

词是在一本被我翻旧了的选本《绝妙好词》里读到的。那时,我一下记住了它